

思華年

秋夜，東山月上。

八月的寧波已是秋意躁然，一隅小徑上行著一位少婦，年紀約莫三十初，面容婉靜，身邊拉著一個七歲大小的男孩兒，慢慢地走著。

男孩拉著母親的手，問道：「娘親，您為啥總愛看遊園驚夢呢？伊伊啊啊的，我覺著還是夜奔、洗浮山好看。」

少婦淡淡一笑，輕聲道：「那可是你爹爹最愛看的戲了」

「真的呀？」

少婦抬起了頭，望向了天邊：「是啊，每次他和你舅舅看戲，總要點一齣牡丹亭。」

夢回鶯囀，亂煞年光遍…

「孟華，趁著爹娘不在，咱們可要好好玩上一玩。」傅思煥摟著孟華的肩膀，半推半拉的把孟華架出學堂。「咱們先去天然戲院，今兒午場有牡丹亭，兩折演的是驚夢和尋夢，看完呢，再帶你去個好地方。」

孟華嘟囔著：「可先生今日要講禮記啊。」「啊？你說那些老掉牙的東西？哎呀，那聽聽就行啦，別礙著咱哥倆玩樂。」說著，兩人已行到天然戲院門前。絲竹聲慢，牙板輕擊。

驚夢演罷，午場戲散，傅思煥和孟華走出戲場，傅思煥笑道：「驚夢好看，但我總是不懂尋夢，杜麗娘好好一大小姐，因著一場夢，就相思而死啦？活著不挺好的嗎？未免也誇張了些。」孟華嘆道：「確是誇張了些，不過世間，未必無有人情深如此，人世之事啊，非人世所能盡。」「嘿嘿，咱們且度這良辰美景，管那做甚？現在呢，戲也看完了，我帶你去個好地方。」

傅思煥嘴上說著，一邊伸手向街上攔了一輛黃包車，說道：「師傅，去天一閣。」孟華挑起了眉毛：「去天一閣幹什麼？」「前天先生講課講到天一閣時，不知是哪個孟大學士一臉的心嚮往之啊？」「我是挺想去看上一看的，可咱們又不是什麼耆宿名儒，范家怎麼會放咱們進去？」「放心吧，再不成就當作踏踏春去吧」

車夫拉著車，繞了小半個寧波城，過天一街，近城西，停在了天一閣旁。

兩人下了車，傅思煥踱著步，圍著圍牆走了半圈，忽地眼前一亮，向孟華一招手，笑道：「王二叔說的還真沒錯，這而真有處斷垣，咱們沿著這破牆，一翻，這不就能進去了嗎？」孟華眉毛又是一挑：「那不成了入室盜賊了。」不過眼裡卻含著幾絲期待，打量起了那處缺口。摩拳擦掌便欲援牆而上。

撲通、撲通

天一閣內的池塘多了兩位有為少年。

暮色向晚，傅思煥和孟華兩人自天一閣口正門走出，孟華臉上青一陣白一陣，傅思煥倒是灑脫，將濕漉漉的頭髮一甩，朗然一笑：「那守閣的老丈倒是好心，將我倆打撈上來，還開了門，沒讓咱們翻牆回去。」

回到城東，傅思煥轉過身來，看著孟華若有所思的樣子，說道：「誼誼，不過是掉進了池子

內，幹嘛搞得像走了糞坑一遭似的？」孟華一笑，道：「那不至於，我是想著，總有一天啊，我得堂堂正正地走進天一閣。」「嘿，那是，這天下誰人不知道寧波有位飽學強識、廣記多聞的孟大學士啊？」「你就別打趣我了，眼下時局越發混亂，我所願的，不過是能於亂世之中，安身立命，明道致學而已。」孟華淡淡講著，不過眼中卻隱有灼然輝光

「依我看啊，這列強侵我華夏，咱就該報效國家，在戰場上會一會這些洋鬼子。」「先別說洋鬼子啦，你爹媽走時不是吩咐你，照看著你那妹子嗎？怎麼？你就安心放著十來歲的小姑娘一個人在家裡？」一聽到妹妹，傅思煥一臉慘，哭喪著臉道：「誒，這小丫頭片子實在難搞，讀了書比那幫老學究還酸，上次還教訓我逃學來著。待會兒回去估計還得被那姑奶奶說一頓。」孟華笑道：「思煥可是才女啊，您大少爺就多擔待些吧。」「行了，回家領才女教誨了，這月十五，咱們再去梅山灣轉轉。」「那還得看看你爹娘放不放你走。」

情不知何起，竟一往而深。

「母親，你說舅舅和爹爹兩人這麼好，是不是像遂兒和母親一般，永遠不分離的呢？」

「不是的，遂兒，在這個世上啊，總沒有什麼十全十美的事兒，再好的朋友，還是要分離的。緣這一字，怎麼也捉摸不透。」少婦垂下眼臉，柔聲答道

「思煥，你說，這是不是咱們最後一次在梅山灣聽海、賞月？」孟華望著無垠大海上，月影融融一片，慢慢問道。

一陣寂靜後，傅思煥開口了「孟華，你可知道，寧波二字，所來為何？」

「海定則波寧。」

「不錯，海定則波寧。當此亂世，列強欺我華夏無人，瓜分餅裂九洲大地。而日本更是直欲將我中國覆滅，以成其狼子野心而後快，家國動盪，吾輩自當挺身而出，若四海不定，這梅山灣的海潮怎得安寧？」傅思煥說的臉頰通紅，喘了一口氣：「少年熱血，當在沙場上酣暢淋漓。」

孟華一笑：「也是，亂世之中，正當恪守忠志，篤行正道，不過是你我所行之路，不同而已，願你此去，一路平安，戰場凶險，望多加珍重。」

「也望孟大學士能竟心中之志，齊家治國平天下。」說罷，兩人無言相對。

過了一會，孟華正要開口，「思煥…」

「明日早行，我先回了。」

望著傅思煥離開背影，孟華輕輕一嘆，一片枯葉飄落腳邊，秋風蕭瑟。

微濤拍岸，海，總是不眠不休地傾聽一道道的低語呢喃。皓月當空，不遠處烏雲壓壓一片，漸欲遮去銀輝漫天。

夢短夢長俱是夢，年來年去知何年。

五年時光，彈指即逝，寧波方歷軍閥統一，正是發展繁榮，蒸蒸日上，可戰火陡至，無情

踏碎了短暫的安寧。

「快跑啊，日軍打過來啦。」寧波城內，一片婦幼哭喊，車馬聲喧，人人忙著逃難，一片紛亂雜然。

寧波城西，天一閣門前，立著一道修長身影，眼前是數十個兇眉惡眼的壯漢，為首的壯漢擰聲道：「小子，別敬酒不吃吃罰酒，敢擋著老子的生意，我要你好看！」孟華奮聲斥道：「天一閣這等書香寶地，豈是爾等流寇盜賊所能踏足，那閣中所藏聖賢經文，又怎容宵小染指。」「哈哈，那些破書也就你們這些窮酸書生愛惜，老子雖然不要，但運出寧波，肯定有人肯出大價錢買去，我勸你啊，收收你那拼命的架式，趕緊滾一邊去。」孟華決然往前一跨：「想進這天一閣，就先從我身上踏過去罷。」

那惡漢笑道：「兄弟們，把這弱書生弄暈了，拖去一旁，別耽誤了咱們搬書。」一眾壯漢一擁而上，一頓好打，把孟華丟在一旁，徑直開門撬鎖，搬了一箱箱藏書上車，揚長而去。

卻說孟華半暈半醒中，隱隱聽的有人相喚，眼臉卻怎麼也睜不開，再醒來時，才知己身在車中一日，竟這時才醒來，抬眼一看，卻是傅思煥。

數年不見，傅思煥臉上添了幾分滄桑，卻還是昔時模樣。孟華心下激動：「思煥，當真是你麼？」傅思煥笑道：「如假包換。」孟華定了定神，問道：「這是在哪兒，母親呢？你的父母妹子呢？」

傅思煥聞言神色一黯，說道：「咱們在去重慶的車上。寧波城中突然發了瘟疫，又快又猛，我趕到寧波時，爹娘已然染疫亡去，只餘下思煥。我到你家中時，伯母也正當彌留，和我說到你前一天剛去了天一閣，還託我送你去安穩之地。囑咐罷，伯母也撒手故去了。」

孟華乍聞噩耗，心中大慟，久久不語，心中悔恨交疊，良久不能言語。

傅思煥看著孟華神色悲痛，岔開道：「欸對啦，去天一閣時我還特別瞅了一眼，還記得那半壁斷牆嗎，已經給填上啦。」

孟華想起往日那段無憂歲月，也不禁微微一笑，悲痛少抑。

風無定，人無常。

遠處似是大戶做壽，放起了煙花，金蛇亂舞，滿空絢然。男孩兒張大了嘴，又笑又跳，歡聲道：「母親快看，煙花好漂亮呀。」

少婦癡癡望著遠處花火，良久不語。

寧波，孟家張燈結綵，一片喜氣盈然，街坊口耳交傳：「聽聞孟家要迎娶的那傅家小娘，可說是有傾國之姿，更兼得才學出眾，孟華這傻小子有福啦。」

炮竹聲響，吉時已到，新人入門，孟華輕執紅繩，拉著新娘，一塊四四方方的蓋頭罩在新娘頭頂，但似是有些歪斜不整，一旁丫頭正待將蓋頭拉正，卻廳裡禮官唱到：「吉時，拜天地。」

一拜

「拜高堂。」

廳內是孟華父母牌位，傅思煥端坐一側，受新人雙雙一拜，傅思煥看著好友和妹子一對郎才女貌，臉上滿是笑意，既欣慰妹子有了一生歸宿，也喜見好友得此良緣。

宴上，孟華一一敬酒，席間一人打趣道：「聽聞孟先生和傅將軍乃是發小，現在看呀，孟先生可是心術不正，盼望著近水樓台先得月啊！」滿廳大笑，映著煙花乍響，好不熱鬧，孟華一笑，轉過身去，又向別處敬酒。

天色漸晚，賓客慢慢離去。「敬大舅子。」孟華又向傅思煥敬了一杯，傅思煥酒喝地多了，面色酡紅：「當初啊，你突然地就向我提了這門親事，我還顧慮了頂久，現在看呀，你和思煥真是一對璧人吶，日後肯定是羨煞旁人的恩愛夫妻。」孟華微笑不語，看向了廳外紅紙滿地，廳中杯盤狼藉，院外鑼鼓似乎不曾歇停，仍是震天徹響。

驚覺相思不露，原來只因已蝕骨。

遠處煙火依然繚亂，少婦低吟：「人生自是有情痴。」男孩兒抬頭，問道：「母親，你說什麼？」少婦一愣，答道：「沒什麼，或許遂兒說的對，爹爹和舅舅永遠不會分離的。」「為什麼啊？」「遂兒說過的呀，他們兩人那麼好。」

「孟華兄、思煥吾妹 親啟

自前年中秋一別，逾一年未見，不知諸事安好否？家中諸事還煩小妹打理。南京近來不大安穩，共產黨活動頻繁的很，當初不回寧波定居，現下實在後悔。聽聞思煥有孕，多是可喜，待得湯餅，我這舅舅肯定得回去看一看那小娃兒，看看是不是和孟華一樣的呆。你大嫂都好，就總愛花錢，又是交際、又是歌舞的，勸也不住，也只由她去。還是羨慕你兩口子，平平淡淡的，日子安穩。近日煩心事多，常想念年少時，歡歡快快，整日裡只須想著去哪兒玩耍，唯須煩惱回家時，遭爹娘，還有小妹的訓。思想起來，實在懷念。下次回寧波，再和孟華上天然戲院看一齣牡丹亭，去梅山灣看海。

傅思煥 上

孟華將信唸罷，輕輕地嘆了一口氣，將信箋細細褶好，放入一個小櫃子。轉頭向傅思萱說道：「家裡沒米了，我去買些回來。」，逕自推了門出去，傅思煥懷胎已七月有餘，躺在床上，「嘎吱…」老木門關起發出聲響，迴盪在房內。

數日之後，孟華寄了回信，大抵寫道一切安好，善加珍重云云，寄去了南京。

可不過一日，又一封信送往了寧波孟家。卻是一封焦頭信。

孟華看到信封，微微一愣，只道哪處親戚辦喪，拆開信封，細細讀起訃聞，見著訃聞上的亡者，孟華手一抖，信紙飄落灰塵，身子晃了一晃，直欲暈去。

傅思煥是三日前出入室時，被殺手暗害的，大約是共產黨所為，因事涉軍政，祭儀從簡，孟家是傅思煥嚙氣前親自交代，急件送來。

傅思煊聽聞兄長遇難，臉色煞白，孟華強自鎮定，說道：「你身上有孕，思煊的喪禮就我去罷，這，世事難料，你不必過分傷心。」

白幡飄動，招魂鈴聲滲人不絕，孟華搖搖晃晃來到了喪禮堂前，絲毫不記得一路怎麼來到南京。

他一眼盯住了橫在堂前的棺木，推開了一旁人等，跌跌撞撞走近，傅思煊臉上似乎還帶著一絲憤懣，好似他少時被先生訓斥，滿臉不服的模樣。一位女子在旁哭的梨花帶雨，叫道：「思煊啊，你走了我可怎麼活啊…」孟華抬起頭來，看著一片片紙錢化燼，在靈堂飛舞，他喃喃道：「明日是八月十五啊，思煊。」。

夜晚，孟華坐在火車上，他睡著了。

夢裡是天一閣，垣牆殘破敗壞，那方池子早已乾涸，只餘一片荒地，幾本書靜靜躺在塵土間，孟華看了一眼，搖了搖頭。

再去了梅山灣，他見著了傅思煊，臉上還掛著稚氣，但眼裡卻有無限的憂傷，兩人無言而對。

過了一會孟華開口了：「思煊…」

傅思煊笑了，他說：「那是不對的，你知道的。」

微濤拍岸，皓月當空。

孟華回到了家中，傅思煊已然睡下，孟華靜靜望著她的側臉，搖了搖頭，

清晨，傅思煊一睜眼，只見屋裡白紙滿地，孟華倒在了書案前，手裡還握著一團，傅思煊輕輕地拿出，歪歪扭扭一行，還有一灘鮮血，暈糊了文字，木門半開，清風一陣陣吹來，卻是無盡的淒涼蕭索，。

遠處煙花漸漸寂靜，少婦牽起孩子的手，慢慢走著，輕輕哼起：「柱盡沉煙，拋殘繡線，恁今春關情似去年？」

秋月高掛，銀輝灑落，梅山灣的海依然靜靜地拍著岸邊，夜，已深了。

字數：4519 字